

★甘肃历史系列小说·隋唐卷



蔡磊◎著

# 大唐月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历史系列小说

隋唐卷

# 大唐月

蔡磊◎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月 / 蔡磊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2.9

(甘肃历史小说系列丛书. 隋唐卷)

ISBN 978-7-5490-0352-5

I. ①大…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5351 号

## 大唐月

蔡磊 著

---

策 划: 谢国西 管卫中

责任编辑: 管卫中 原彦平

责任校对: 何荣昌

封面设计: 苏金虎

---

出 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 编: 730030

营 销: 甘肃文化出版社发行部(0931)8454870

---

排 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排版室

刷 印: 兰州新华印刷厂

地 址: 兰州市七里河区硷沟沿 115 号

邮 编: 730050

---

开 本: 787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83 千

印 张: 14.25

插 页: 2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90-0352-5

定 价: 28.00 元

---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目 录

## 上卷

第一章	华丽家族 .....	003
第二章	重整河山 .....	018
第三章	南北一统 .....	030
第四章	祸起萧墙 .....	039
第五章	千古之谜 .....	055
第六章	大业宏图 .....	067
第七章	黄金时代 .....	078
第八章	大业沙崩 .....	089
第九章	王旗变幻 .....	107

## 下卷

第一章	改元贞观 .....	119
第二章	贞观盛世 .....	136
第三章	再返长安 .....	145
第四章	大明宫变 .....	157
第五章	渔阳鼙鼓 .....	171
第六章	乱世流离 .....	185
第七章	谁主沉浮 .....	198
第八章	重归大唐 .....	208
第九章	山河岁月 .....	221

# 上 卷



# 第一章 华丽家族

—

许多年之后，那个曾经是一文不名的流浪汉杨忠已经成了西魏的云州刺史、大都督，有时候抚今思昔回首往事，还是少不了一种如在梦中的恍兮惚兮。他总是不能确定，这一切是真的吗？果然是真的吗？当年衣不蔽体，如今肥马轻裘；当年食不果腹，如今金玉满堂。他不掺一点假的是个汉人，但却是在汉人所说的胡人手下，才拥有了这一切。他总是不明白，偌大的中华怎么就成到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就像他有时候搞不明白自己怎么就眼睛一眨，说变就变一样……

曾几何时，关中、陇右以及黄河中下游一带，还被视为华夏炎黄的发祥地、中心点和根据地。夏商周秦加西东两汉都曾在此立国建都以掌控全局。

那时候，中原土人是称南人为蛮夷的。北方、东方的外族又被称为北狄东夷。那时候的汉人似乎是有理由骄傲的，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凝聚力还有辐射力都可以说是光芒万丈，单单就是在西北，就有匈奴内附、乌桓输诚、河西设郡、西域开府的大手笔。但盛世难再，从东汉开始陆续迁入黄河流域的匈奴、鲜卑等族，到西晋时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在长期与汉族的交往杂居中，胡人们的经济文化水平都有了变化提高，尤其是上层贵族，耳濡目染，也学了些宫廷政治的权谋权术，再加上汉人自己开始内讧，他们的趁势崛起也就顺理成章了。

偌大的北方好像就是这样乱成一锅粥的。

你那里内讧火拼，我这里秣马厉兵；你那里人头落地，我这里铁流滚滚；你那里你死我活你上我下，我这里攻城略地占山为王，乃至建国立号。从黄河流域到辽河流域再到巴蜀，由各个族群建立的各种名号的政权纷纷亮相，又很快被他人李代桃僵黯然谢幕。

大批汉人的纷纷南逃，当时大抵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以为，战乱

总有平息之时，自己也终究会有叶落归根之日。但谁也没有想到，离乡容易归乡难，十年、二十年过去了，五十年、一百年也过去了，那些梦想有朝一日能重归故土的人们老了、死了，不得不把尸骨埋在他们最初一点也不喜欢的阴湿多雨溽热难耐的南方，将理想变成遗愿留给了他们的后人。

最多不超过三四代人的工夫，南人不再是贬称，逐渐成了中国人的同义词。当年那些来自北方的移民、难民，也忘了山河的粗粝、北风的凛冽，开始喜欢甚至迷恋上了南方山清水秀的景色和处处温柔的生活方式。北方开始成了粗鲁、野蛮的代名词。北方的一切，包括北方的习俗、语言甚至北方的学术和文章在他们眼里，也似“驴鸣犬吠”粗鄙不堪……

北方，那时正处在战乱频仍的动荡之中。

对一般百姓而言，除了服不完的劳役和兵役之外，底层汉人同时还要承受不被人当人的轻视作践——原因无它，谁让你是个汉人呢？

那一次是在一处治河工地上，负责监工的鲜卑高官刘贵正在与汉族同僚高敖曹在帐篷里饮酒闲聊，有兵卒进来报告说，又冷又饿，外边许多苦力都已经死了。刘贵不以为然地一撇嘴：一钱汉，死就死了，你报什么丧，没见老子正在喝酒？！

身为汉人的高敖曹闻言大怒，当即拔出腰刀向刘贵砍去。幸亏刘贵反应机敏，躲过刀锋，连滚带爬跑到帐外。高敖曹还要追撵，被人死拉活劝，刘贵才逃过一劫。

还是北齐高欢之时，有个叫孙襄的家伙学问和德行都实在浅薄得可以，但就因为会说鲜卑语而大受重用，传旨宣令，颇掌机要。同时期的权臣祖珽倒是有些才华，但却无行，平日只与一帮纨绔沉溺于声色犬马。高欢宴请臣僚，他旧习难改，顺手就把席上的金器藏入帽中，被当场逮住。后来又诈盗官粟三千石，锒铛入狱，可就因为他精通鲜卑语而获释，依然故我。

随着鲜卑语的流行，戎乐胡舞、羌笛琵琶、握槊走马，盛行于世，尤得权贵喜爱。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侍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这是当时一位士大夫向时人炫耀的教子经。

后赵石虎曾信听一个叫吴进的和尚所说，以为“胡运将衰，晋当复兴，



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于是命人“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结果是，“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

推翻后赵另立冉魏的汉人冉闵，也曾于后赵都城大开杀戒，大肆屠杀胡人，并公开悬赏：斩一胡首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导致“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由于是一次大规模的、来自高层策划率领的种族仇杀，那一次汉人杀红了眼，只要是胡人，无论贵贱不分男女尽皆被杀，死者达二十余万，抛到城外的尸体又成了野狗豺狼的美味佳肴……

当然，身为一介武夫，哪怕已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当时和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杨忠也并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乱世求存不容易，哪怕已经成了骑马挎刀领兵打仗的大将军，自己的位置也并不稳固，就像那时的皇上许多都当不稳、当不长一样。

先是北魏，后来北魏一分为二，有了更趋汉化的东魏和坚持鲜卑传统的西魏。

后来，东魏改为北齐，西魏为北周所代。

## 二

村姑吕苦桃不知道自己生下的居然是个天子。

杨忠是十八岁那年在泰山脚下的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撞见吕苦桃的。那时的杨忠又累又饿，吕苦桃去村中井台挑水，杨忠趴在吕苦桃的木桶边，一口气灌了个水饱，随后才不好意思地朝吕苦桃笑笑：姑娘，对不住了，要不俺再帮你打桶水上来吧？

姑娘家心软，吕苦桃眼见这个汉子饿得走路都直打晃，便把他叫到家里。原想着让他吃顿饱饭就打发了的，不料吕老爹却看那汉子是个好劳力，自家姑娘也还没许配人家，又打问到汉子没家没业的，遂做主将其招赘入门。

结婚之后，那杨忠倒也勤勉。可是兵荒马乱的，守着老吕家几亩薄田，累死累活，日子却总是不见个起色。杨忠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那日正在地头拄着一把老镢头发呆，却见远处烟尘滚滚人喊马叫，显然是有兵过来了。按以往的经验，他肯定会扔了手里的家伙，跑到山上的草丛或是山洞里躲藏起来，但那天他却没有动，眼看着那队人喊马叫的队伍越来越近了，才

发现那是反叛了北魏的原北海王元颢的队伍。懊恼不迭的杨忠这才想起要跑,却已经来不及了,不仅自己被乱兵所裹挟,就连老婆吕苦桃也被乱兵所掳,一起来到江南。投降梁朝后,元颢成了魏王,杨忠则成了其手下战将。再后来元颢攻入洛阳,自立为帝,时间不长就被尔朱荣前锋独孤信所破,杨忠改换门庭,投身尔朱帐下。几番变故,后来又投靠独孤信,为其麾下一员猛将。可即使是当了将军,杨忠和吕苦桃也是做梦也想不到,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自己怎么能一生就生出个天子来?

他们的儿子就是杨坚。

身逢乱世,杨忠算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大将军。杨坚出世的时候,杨忠是西魏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刺史、大都督。由于当时战事频仍,同时也是为了祈求神明保佑,杨忠和吕苦桃夫妇像当时许多笃信佛教的大户人家一样,辟出自家宅院一部改作佛寺,将小杨坚交给一个法名叫智先的尼姑抚养。杨坚就这样又有了个小名:那罗延,佛典里是护法金刚、大力金刚的意思。

其实,笃信佛教,以至于辟宅院为佛寺不算,还要将宝贝儿子交给寺院尼姑收养,在杨忠来说,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自小饥寒交迫颠沛流离,长大后又腥风血雨脑袋拴在腰带上玩命,杨忠对自己不得不存身其中的、对所有人来说都像是刀口舔血的时代实在是不敢恭维。身逢乱世,战乱不休,不要说一般草民百姓存活不易,就算你已经大富大贵大红大紫,甚或已经当了皇上,很多时候也依然朝不保夕,晚上脱的鞋,早晨不知道还能不能穿得上。

杨忠对此深有感触,也就大有感悟。

杨忠曾为之效力的元颢就是在当了皇帝之后,因不敌尔朱荣前锋独孤信,一场恶战之后被乱兵所杀的,而杨忠几乎就是在现场眼睁睁地看着而无能为力。转而投靠尔朱荣手下独孤信后,谁知尔朱荣不久后又被孝庄帝诛杀。尔朱氏自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发起反攻,杨忠也随老上司独孤信一起进入洛阳。再后又是高欢灭了尔朱氏,杨忠又和独孤信一起转投孝武帝旧将贺拔胜。贺拔胜和高欢撕破脸皮之后,被高欢夺去荆州,打得落荒而逃,渡江降梁。尽管杨忠作为独孤信前锋曾一度夺回荆州,但究竟寡不敌众,不得不再次渡江南逃,投奔梁朝。后来还是宇文泰为了与高欢争夺天下,听从部下建议,专程派人前往梁朝,好话加贿赂,费时三年,才算将贺拔胜、独孤信、杨忠等猛将勇将要回关中……

正是在这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动荡变幻中，只想乱世求存的杨忠明白了，没了功名，你就没了实力，也就没了左右逢源遇难呈祥的资本。就是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一切，你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又要有担当、敢决断，该出手就出手！

父亲的这种性格也有意无意地传给了儿子。

尽管出生之后，由于父亲总在前线厮杀，一年到头难得见父亲几面；加之又被尼姑收养，也甚少得到来自母亲的关爱，但特殊的家庭和特殊的生长环境，还是让杨坚很早就养成了深沉稳重、孤傲刚毅的性格；当然，也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家庭和生长环境，杨坚在十三岁之前，其实并无多少欢乐可言。

十三岁那年，杨坚离开佛寺进入当时专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的太学学习。由于出身的原因，在太学未满一年，杨坚就被当时的京兆尹辟为功曹，算是象征性地踏上了仕途。紧接着，父亲的老上司、赫赫有名的上柱国、大司马独孤信看上了杨坚，让其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后来父亲杨忠由于平定江陵的军功，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勋官，封成纪县公。第二年又升骠骑大将军，加开府衔。<sup>①</sup>

少年得志，仕途顺畅如此，杨坚该是一路春风得意了吧？不然。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实在是波诡云谲惊涛骇浪，稍不留神就会站错了队，导致身首异处身败名裂，所以夹在皇上与权臣之间的杨家父子小心翼翼不偏不倚——杨忠以大将军之身，不是远离中枢在外征伐，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心一意烧香念经；杨坚则只埋头于上司交给的具体工作，闲暇时也和父亲一样，将时间都花在自家的佛龕前，这才得以度过了一次次危机——

对杨忠来说既是亲家、同时又是老上司，而对杨坚来说则是岳丈加大恩人的上柱国独孤信罢官后又被迫自尽，与他们无涉；

朝臣李植等人密谋诛杀宇文护、归政孝闵帝，结果事泄，连孝闵帝本人也难逃一死的惊天大案也与他们无关。

独孤信被逼自尽之后，把持朝政的权臣宇文护眼珠一转，将杨坚任命为掌管皇宫宿卫的小宫伯。按官制，小宫伯是宫伯的副职，都隶属于天官大

---

<sup>①</sup>所谓开府，是指可以自行招募僚属，开设府署。同时也是当时的一种军事建制，全国府兵属于二十四军，每军设一开府统之，兵额约两千人。在当时的勋级表中，这已经是最高的九命一级——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一品。

冢宰,而当时担任大冢宰的正是宇文护本人。对宇文护来说,此番任命颇有一石二鸟之效:既可安插亲信监视宫中,又可拉拢杨氏家族。送上门的官自然是要当的,但如何当则另有学问。杨坚特意就此事和父亲商量,老谋深算的杨忠既是无法忘怀年轻时给人当上门女婿的尴尬,也是基于自己遭逢的实际历练,建议儿子最好还是与宇文护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理由也是现成的:婆婆多了,媳妇就难当,你呀,还是小心点吧。

家常话道出了大道理,杨坚心领神会遵行不误。宇文护心下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暗中窥测,甚至屡次派术士去给杨坚看相,一旦抓住破绽,就要来个猛虎扑食。尽管把柄没有抓着,但杨坚却被冷冻在起家的官职上,整整八年没有变化。

八年的时间实在是算不得短。小官伯杨坚的主要任务是每逢朝会之时,身着金甲,手握金刀,立于两班武士之前。这看起来倒是威风凛凛,但其中的滋味只有杨坚自己明白。一边是权臣,一边是皇上,究竟是飞黄腾达,还是身败名裂,有时就在转瞬之间。其间杨坚也曾几度险遭不测,但也是这个特殊的位置,让他就近洞悉了朝廷复杂的人事关系,结交了一批密友,练就了如同父亲一样深藏不露、处变不惊的本领。

### 三

按宇文泰当时在朝野的实力,他完全可以一脚踢开西魏皇上取而代之,但因为顾虑到手下那些将领——例如独孤信——看起来和自己是上下级,但实际上却可以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关系,所以才没有急于代魏自立。他总以为自己还有时间,谁知道一场急病就能要了他的命呢?深知自己几个儿子素无功勋,无法驾驭手下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们儿,所以宇文泰才在临终前叫来其时正年富力强、颇有手腕和心机的侄儿宇文护,勉励他完成自己未能实现的改朝换代一统天下的目标。

宇文护临危受命,思路却和叔父一下就反了过来。在他看来,如果宇文氏不称帝,不与叔父手下那帮如狼似虎的战将确立一种明确的君臣关系,就无法驾驭他们。因此,刚一办完宇文泰的后事,他立即就逼西魏恭帝禅让,将时年十五岁的叔父嗣子宇文觉——也就是后来的孝闵帝——拥立为天王,正式建立了北周。就这样他还不放心,又将至为重要的大司马一

职从独孤信手中收归己有,然后大力安插亲信,将独孤信等人架空或干脆排挤出局。

同样也是上柱国的赵贵被架空后愤愤不平,难免冲动,忍不住对独孤信发牢骚,说想要铲除宇文护,幸被独孤信所阻。但风声却漏了出去,赵贵被杀,独孤信被逼自尽。

后来又是被宇文护拥立上台的宇文觉也死在宇文护手里。还连带着几个不满宇文护专权,密谋要归政皇上的大臣也一起魂归西天。

宇文觉之后即位的是宇文毓。但不到两年,他又被宇文护毒死。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杨坚经历了一喜一悲两件大事。

悲的是外任多年的父亲杨忠终于病倒,回到京城不久后就去世了。尽管依惯例,他得以子袭父爵,成了隋国公,但失去了父亲这座坚实的靠山,杨坚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有出头之日。好在很快就有了一件喜事,他终于被从多年的冷冻状态中激活,好歹晋升为大将军,前往随州(今湖北随州市)担任刺史,算是有了出头的机会。

可谁知好景不长,到了随州,屁股底下那把刺史的交椅还没坐热,他又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京城。发生在朝中和自己身上的一连串变故让杨坚忐忑不安,频频密访当时著名的术士来和,问卦看相,预卜凶吉,一副恍然茫然不知所措的架势。

宇文毓之后是宇文邕,也就是北周武帝。他是从哥哥的手里继承的帝位,当然明白哥哥不传位于子而传位于他的深意所在,所以就有了计除宇文护夺回权柄的事。

天和七年(572年)春,曾是宇文护党羽的宇文直因为与陈军交战失利而被免去官职,记恨于宇文护,密劝宇文邕诛杀宇文护夺回大权,并表示自己愿意挺身而出。宇文毓当机立断,将一班心腹召来宫中,一番密谋后定下一计。不久,宇文护从其大本营回到京城,按惯例进宫谒见皇上。宇文邕若无其事,满面春风,像往常一样以家人之礼接见了。一番嘘寒问暖之后,宇文邕突然一拍脑袋:皇太后春秋已高,依然喜好饮酒,我们劝了多次,老人家总是不听。今天你来了,干脆和我一起去看她,说不定你的话她能听进去?

宇文护应声而起:应该应该,走,咱们一起。

宇文邕又从怀里掏出早就写好的《酒诰》,交给对方:我都准备好了,照这个念就行。

宇文护不知是计,哈哈一笑:皇上可真是个有心人。

来到太后所居的含仁殿,请安问好之后,宇文护果真拿出《酒诰》读将起来,趁他读得入神,宇文邕悄悄绕到背后,用手中的玉珽猛击其后脑,毫无防备的宇文护跌倒在地,早就埋伏好的宇文直执刀扑出,一刀下去就削掉了宇文护的半片肩膀,再一刀,脑袋也歪了。

宇文护就这么死了,还是双眼圆睁、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

皇上就这样成了名副其实说一不二的皇上。皇上不再窝囊了,但杨坚依然没有摆脱被猜疑的窝囊。深受权臣之害的宇文邕哪怕就是从自身的经历出发,也不能不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权臣百倍警惕。更何况关于杨坚“相貌非常”、“恐非人下”的议论不断地吹进他的耳边,以至于他也像当初的宇文护一样,屡次派术士察看杨坚究竟有无反相。

现在又是暴虐昏聩、治国才情远不及乃父的天元皇帝,杨坚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 四

早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宇文赟就是个不务正业刚愎自用的纨绔子弟。武帝生前就对其颇不放心,但由于其他诸子或年幼或更加不才,现在的太子哪怕是滩狗屎也得硬往墙上糊。因为将来要托以大任,所以武帝对太子管束极严,稍有过失,便痛加捶打。除了加强太子身边辅臣之外,他还派人在东宫记录太子言行,逐月奏闻。如此管束,太子不得不在人前装模作样,内心却咬牙切齿,巴不得老皇上早日升天。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公元578年年中,在征伐北齐余孽的路上一病不起赍志而歿的。这边老皇上刚一咽气,那边即位的宇文赟就抚摩着被父皇教训留下的杖痕,冲进殡宫,大骂其父死得太迟,当晚就在其父后宫撒野逞泼为所欲为。

接下来就是改元建号,叫大成。可宇文赟真正的爱好在于声色犬马,既想独裁,又不耐烦处理日常政务,不到一年,就将皇位禅让给七岁幼子宇文衍(是为静帝),改元大象,自己二十岁就自称天元皇帝,当起太上皇来。

一朝天子一朝臣,好像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新皇即位,首要的大事就是去掉那些自己看不惯的老家伙,安插自己的心腹。自称天元皇帝的宇文

赆更是变本加厉,对武帝朝的重臣大开杀戒,腾出的位子则由自己的亲狎侍从出任。一时间搞得满朝文武惶惶不可终日,大家都开始重找靠山另谋出路。

随着北周武帝逝世、太子即位成为天元皇帝,身为太子妃的女儿杨丽华顺理成章被立为皇后,杨坚也因此由大将军之上的柱国进位上柱国,从南兖州总管任上调回京师任大司马。紧接着,又成为天元皇帝新设的位在百官之上的四辅官之一的大后丞;刚过半年,再跃升为大前疑,成为四辅官之首。这时候的杨坚还不到四十岁,可谓是恩宠连连飞黄腾达,但杨坚却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对那个当了皇上的宝贝女婿,杨坚是既反感又蔑视,但因为天元皇帝的凶悍,又实在让他心惊肉跳,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既微妙又紧张。甚至皇后杨丽华与皇帝的关系也是这样。

也许是在武帝朝中窝憋太久的缘故,眼看着自己的女婿皇帝挥舞屠刀将那些前朝重臣谋杀殆尽,自知资历浅薄难以服众的杨坚刚开始还窃喜不已,以为自己可以从容进行政治布局。在一次和心腹家将李圆通交谈时,他忍不住流露心声:我仰观天象,俯察人事,越来越觉得朝廷气数已尽,你说说,我能不能取而代之呢?

自以为与杨坚相知甚深的李圆通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只会连连点头,喏喏称是。

但杨坚很快就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对颇具实力的老丈人杨坚,天元皇帝自然是不能掉以轻心。“必族灭尔家!”他就是这样在自己的皇后杨丽华面前发誓的。那是公元580年五月的一天,天元皇帝和杨皇后生气,气冲冲地说完这句话后,就派人去召杨坚入宫,并吩咐左右,只要杨坚神色有异,立刻就将那老家伙砍了。所幸那一次杨坚举止合礼,神情自若,所以脑袋也就还长在自己脖子上。

其实,杨坚的日子从来就不好过——如果不说是越来越难过的话。

果然,曾经有过的血光之灾又一次逼近在杨坚面前,起因还是与皇后杨丽华有关。

天元时代,其皇宫大内同时有五位皇后,把个后宫制度给搅得一塌糊涂。

杨丽华是天元皇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妃,太子即位后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后。

早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天元皇帝就与一个大他十来岁的宫女生下了

后来的静帝。太子登上皇位后,那宫女母以子贵,被封为天元皇后。

后来又四下搜括美女,先后立了两位皇后。

最后一位皇后尉迟氏其实是天元皇帝自己的侄儿媳妇。她是按惯例随宗室命妇入宫朝拜、参加宫中宴会时被天元皇帝看上的。当晚就被留在宫中,逼得其夫家起兵造反尽被抄斩,然后将其迎入宫中,立为皇后。

杨坚之女杨皇后位居正宫,却也奈何不了夫君,只得听之任之,一体容纳。只是有时见天元皇帝日夜宣淫,精力不济,且喜怒无常疯疯癫癫,不免关心几句,发发牢骚。天元皇帝却乘机发作,咆哮如雷,皇后面不改色,镇静如常。看惯了人人像狗一样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的天元皇帝愈发恼怒,竟至气急败坏要令皇后自裁。消息由宫中飞报到杨家,杨坚不好出面,便由夫人独孤氏赶赴宫中,对着自己的女婿磕头不止,血流满面,这才让天元皇帝怒气稍解,皇后逃过一劫。

眼见天元皇帝浑身戾气磨刀霍霍,杨坚悄悄找到天元皇帝面前的头号红人郑译,让他帮自己活动活动,找个外放之职,好歹先保住性命再说。

有郑译帮忙,事情当然不能不成。很快,就在那年的五月四日,杨坚被任命为扬州总管,任务是领兵南征,平定江东。

按说呢,既然是自己讨来的任命,那就该急速收拾行装,尽快离开京都虎狼之地。但出人意料的是,杨坚却突然又改变了主意,谎称足疾,闭门养病深藏不出。

事情也实在是蹊跷得很,就在五天之后,不理朝政、几乎整日都在吃喝玩乐的天元皇帝突然心血来潮,说走就走,备法驾巡幸天兴宫。由于天元皇帝平时就昏聩得可以,常有类似荒诞不经的举动,所以这次夜出避暑,也并没有人拿它当回事儿。但仅仅只隔了一天,只有二十二岁的天元皇帝就抱病在身且病势沉重,被左右迅速护送回宫。

史书记载那一天是大象二年五月乙未,也就是公元580年五月十一日。

杨坚自此可以常常地喘出一口闷气了——那口气都快把他憋死了。

## 五

杨坚早就料定当今皇上活不长,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天元皇上还活着的时候，杨坚就与其心腹、大将军汝南公宇文庆说过：皇上无德无能，再加上法令繁苛，耽恣声色，依我看，他活不了太久。

宇文庆连连点头，刚想恭维两句，杨坚却摆摆手，冷笑着，又来了一句：皇室诸侯微弱，各在封国，这其实也是自剪羽翼之举，若再无深根固本之策，我看呀，哼哼……

后边的话杨坚咽了回去，但也实在是无需多言了。若不是洞悉朝中局势，若非久怀异志，这哪里是为人臣者所能言、所敢言的？！

尽管宫中御医想方设法，但天元皇帝的病情还是未见起色。几日之后，待心存侥幸的他想起该对身边亲信交代后事时，却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就算他还能说出话，又有谁能听呢？树倒猢狲散，他的那些亲信眼见大厦将倾，此时正忙着另择新主，以便投靠效忠，身家性命要保，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也要保。

一出改朝换代时常见的宫廷好戏就这样紧锣密鼓拉开帷幕。

参加那场阴谋的有内史上大夫郑译、御使大夫柳裘、内史大夫韦谟及御正下士皇甫绩等人，发起人则是小御正刘昉。由于杨坚早有不臣之心，与郑译等人串通一气也非止一日，再加上杨坚又是国丈，在位列朝臣之首的四辅官中还又领銜在前，且年富力强如日中天，郑译等人扳着指头算来算去，也只有杨坚最适合主持朝政。

杨坚就这样被召进宫中。

由于皇上驾崩的消息被严密封锁，心怀忐忑的杨坚进宫后，还可怜巴巴地问迎面碰上的术士来和：此番进宫，事出突然，可有灾障？请先生赐教！

来和与杨坚一贯私交极好。每当感到项上人头摇摇欲坠之时，杨坚就不无虔诚地请其看相占卜。他每次都回答说：公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而来和在回答宇文护和武帝的询问时却说杨坚并无异相，只能当个将军，不必多疑。此刻他又和杨坚走了个面对面，而且又是这样的问题，自宫中而出的来和显然了解什么情况，立刻喜滋滋地拱手相贺，意思明白无误：杨公但请放心，您的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

来到宫里，郑译和刘昉等人就将他们的盘算和盘托出，那就是让杨坚以奉先皇遗诏的名义，坐镇宫中辅政，并都督内外诸军事。

杨坚当然要谦让一番，但由于时机实在是太过紧迫，没工夫装模作样，刘昉出语惊人：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昉自为也。

柳裘也在一旁劝道：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